



白沙集

附二

家狀

卷十五

^16
2329
13



和
號 2329
卷 15-13

白沙先生集附錄卷之二目錄

家狀



白沙先生集附錄卷之二



白沙先生集附錄卷之二

有明朝鮮國推忠奮義平難忠勤貞亮竭誠效節
協策扈 聖功臣大臣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
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
事 世子師鰲城府院君白沙李先生家狀

籍慶尚道慶州府

曾祖安東判官 贈吏曹判書諱成茂

妣 贈貞夫人昌寧成氏

祖成均進士 贈議政府左贊成諱禮臣

妣 贈貞敬夫人全州崔氏

考資憲大夫議政府右叅贊 贈議政府領議
政始林府院君諱夢亮

妣 贈貞敬夫人李氏籍全義

妣貞夫人 贈貞敬夫人崔氏籍全州

先生諱恒福字子常號弼雲或稱清化真人晚號白沙及退居郊外又號東岡始祖謁平以沙梁府大人擁立新羅始祖赫居世遂為佐命元功李氏始大自羅迄麗代有簪組具載譜牒其尤流聲斯文者曰益齋先生文忠公齊賢入 本朝諱延孫位工曹叅判先生其五代孫也高祖諱崇壽僉知中樞府事而進

士公隱德不仕歸羸于後嘗卜山於抱川縣楸谷里
葬其配崔夫人曰我後聯二世必達又相其二子曰
長兕難衣緋季則可躡六卿長卽先生伯父諱夢尹
止司饗院正季為叅贊公踐華要歷長御史秋部入
贊黃閣忠厚清儉為 中 仁 明三朝名大夫初
娶于全義之李舉二女一男而先卒繼娶于全州之
崔是吏曹判書文剛公訥軒先生諱思鈞之表孫也
有賢淑懿德為閨門儀範克配君子既舉二女二男
晚而孕先生崔夫人新免於喪且病羸也懼不克解
妄投湯劑而卒無他乃以嘉靖丙辰十月十五日子

時生先生先生二日不乳三日不開眼五日不啼
右脅肩背濃腐不成肉理家人咸驚異之瞽師朴堅
適到門叅贊公使推造遽賀曰相公得此兒當加二
階叅贊公笑之曰我已位極兕乃鼎軸耶朴又仰曰
第觀之吾言久當不差稍長已俊拔岐嶷偉然有昂
霄之姿沈嘿寡笑語瞻視動止儼如成人然發語輒
弘亮如鐘識者已知為遠到國器數朞有姊子同歲
生而月先之者嘗匍匐廡下先生則坐堂上投以木
石食飲試其喜怒觀其踉蹌號咷而先生嘿如也叅
贊公大竒之因歎曰何相遠哉五六歲見婢使偷房

裏物自窓隙投之地者先生潛以兩手捧納之低聲
謂曰亟還舊處但我知之婢求哀願無告先生許之
竟亦不泄也叅贊公嘗曰此兒必不在人下大我門
者其在汝恨我老矣不及見耳八歲始授唐人絕句
迎刃而解叅贊公命以劒琴作駢句先生以劒有丈
夫氣琴箴太古音為對叅贊公吐舌稱賞以為大器
當晚成不欲以小技早得名勸學頗不力九歲染痘
久而始蘇時當早春叅贊公撫頂曰汝比病能復作
句語乎指門前柳曰可賦此先生應聲曰東風潛向
陌頭催陌頭楊柳黃金色叅贊公益竒之是歲十月

叅贊公捐館舍先生哭擗號慟一循禮制伏于苫次未嘗舉顏面且願隨諸兄廬墓大夫人悶其弱固止之則常侍大夫人處閤內不出前庭跬步許有登第遊街者備倡優過於門婢僕請一觀先生正色不應疏食終三年家人懼不勝喪欲以言語寬譬之先生已知其意悲泣不自勝以此人不敢開口先生平生見人居憂成疾亦不忍以滋味相勸者蓋其純孝天植也纔十二三已豪爽好氣義慨然有疎財濟貧之志同隊兒有衣弊欲先生新襦而不敢言先生卽解與之歸白大夫人大夫人心內竒願反語曰寡居備

一衣亦艱兒寧不念此耶先生跪曰兒雖受凍安忍見人寒而惜一衣也又有見先生所穿履愛而撫者先生與之徒跣而還大夫人覺之不示幾微要觀為處先生彷徨不能出大夫人責之曰爾漫浪不自檢隨身之物放失至此耶先生對曰非敢然也有人欲之不敢不與大夫人歎曰此義事也何責焉十四五雄勇健步善角抵蹴踘諸少年咸推服莫敢埒嘗團會大街上勝冠者強半先生自稱項羽樊噲賈勇奮前適姑夫朴承旨謹元見之亟告大夫人大夫人誨之曰未亡人朝暮且入地汝既不學所從遊率無賴

子弟我即死不瞑也先生泣涕跪受教痛自刻責十六歲大夫人繼不幸先生號慕之戚視前喪有加比卒哭不如蔬果啜粥廬墓幾欲滅性服除處姊家事姊如事大夫人從姊夫受通鑑論孟等書自取經史子集玩繹沉潛專治孟子負笈上寺累月不還賦程詩已道肆逸絕不蹈襲陳言華聞藹蔚試四學輪製皆魁一時諸名勝咸願與交權領相輟素善叅贊公聞先生名喜曰吾友之子也以孫女歸之寔議政府右贊成諸道都元帥慄之女先生既委禽權相便謂之曰觀爾容止真大器凡我國仕宦至亞卿猶可

任尚書最難舉職他日若受其難矣權相家法甚嚴雖諸子晨昏具冠服入拜外不敢見也獨與先生對坐諄諄經國之務國家利病 祖宗典式無不陳說曰某事必所當行某事必所當改縷縷反覆者累十數條遇之如祥鸞瑞鳳戒婢僕勿得屑瀆戊寅先生赴小試在園中李鵝溪山海之子慶伯方有能詩聲持二試券質諸先生曰一則我所作一則我妹夫也背指之即漢陰相國先生曰非直今日冠軍而已前程未可量也因與定交庚辰春捷 謁聖丙科第四人補權知承文院副正字是歲漢陰與李廣林廷立

亦登別舉俱以才學見重人號為庚辰三李辛巳選
入藝文館拜檢閱夏坐漢語不講貶下考先生素慕
栗谷先生德義嘗一就謁栗谷許謂之曰我有歸志
子可訪我於石潭先生深欲摳衣函丈栗谷已提銓
衡文柄先生以形迹為嫌自畫於門屏數歲栗谷下
世先生終身恨之癸未冬 宣廟臨筵謂栗谷曰近
將講朱子綱目須先揀材臣俾專講讀以備予顧問
栗谷進五人先生與漢陰廣林並膺其選 宣廟特
賜內府秘箴綱目且曰此人等勿復煩以史文漢語
試射等諸藝繼催王堂書堂之選栗谷實主之鄭松

江澈以先生與漢陰不知意向力沮之栗谷曰二人
聲譽籍甚况薦人貴得才何論意向竟置首選又入
王堂為正字甲申春栗谷卒于位先生為文以祭有
羣飛刺天之語羣小大忌之俄陞著作論大諫李潑
右鄭汝立當適益見忤當路遂引告章三上 宣廟
教曰某病輕重雖不可知王堂無劇務且聞其能文
論思之地不可離也其辭章再勿入啓尋陞博士秋
得病至十月而革同寅如漢陰諸公宵晝來候親為
迎醫訪藥殆二十日猶不少懈一日溘然將盡家人
皆吞聲且屬纊皆曰此豈天札者乎環坐以俟第三

日喉中隱隱有響久而漸甦乙酉春始良已移藝文館奉教序陞成均館典籍遷司諫院正言薦拜吏曹佐郎知製教衙罷與叔兄同居一室所從遊惟童稚故舊關節不到門庭寥閔如寒士家而宋言慎尹覃茂以玉堂官陰規銓選誘脅萬端為二人游說者亦多先生素惡其盤據昵附漠然如不聞二憾切齒十月以事遽除修撰丙戌夏又拜正言丁亥陞校理戊子復入吏曹為正郎己丑遽移禮曹正郎十月汝立之獄先生首以問事郎入侍親鞫殿陛之間升降如飛他人十語未了者先生一言而盡口問耳受

手寫並無少錯宣廟每事必曰使李某傳之他問事郎拱手而已先生每當讞議務從平反周旋其間多所救活時連逮既廣希賞之徒紛然而起先生多托詼諧以寓諷警及大臣鄭彥信被問失對而論重刑先生卽具疏將白其寃先生叔兄監役公固止之庚寅夏陞應教移議政府檢詳陞舍人又陞典翰入侍經席講畢宣廟呼先生曰典翰來典翰在帷幄已久予尚不知才器若是其高也頃於親鞫見之一邊鞫問一邊劄錄一邊來啓捷若影響而無絲毫遺失此非人所及典翰乃能之非高才而何又遷舍

白以集附卷之二
人先生階只中直 宣廟教于政院曰李其勤苦最著而資尚卑今當論治獄之賞資雖卑陞堂有例乎其攷啓政院以無例覆啓冬陞直提學未幾 特旨陞同副承旨尋魁文臣庭試 賜內厩馬辛卯春遽移戶曹參議在任未四十日庫藏充物百為修舉判書尹梧陰相國器之曰公之一月所畜勝人之十年文翰士乃能兼治錢穀耶夏朝廷論治逆功臣策勲三等 賜推忠奮義平難功臣之號初鄭松江以己丑庚寅當國大臣大忤時流含沙者造為飛語潛因椒掖眩惑 上聽終乃三司顯劾作箴頭說曰有

人臣不忍聞不忍為之事 聖批亦云然蓋欲以奇禍網打士類也松江席藁南江雖門生親舊不敢相問且訶察者踵相接先生自江倉歷訪移晷乃還雖衆口交牙猶不恤曰二年同事之人何可過門不入未幾再入銀臺兩司請以松江罪案榜示朝堂先生以該承旨只奉 傳旨而已臺諫以不為舉行論罷之五月叙復承旨秋兩司繼論松江黨與設為三等一曰心腹一曰鷹犬一曰承望風旨各以平素之隙置之重辟人無脫者尹覃茂欲報前憾將置先生於竄黜中大憲李完平相國力爭曰欲論此人須先劾

我先生賴此獲免序陞至都承旨嚴靜自守務持大體諸司吏卒不敢妄有行走禁庭肅然敬憚壬辰四月寇至不戒申砵敗沒於忠州二十九日報至中外大駭 闕內人馬雜還無復倫序 上已定西幸計先生率諸僚員入詣閣門外中貴人出傳 上命以左相柳西厓為留都大將先生謂承旨盧稷曰左相留此不過為敗績臣今欲赴愬 上國應對辭令必仗柳成龍口授中貴人啓之 上即可啓夕先生出就舍與季兄決別先生自變初已決徇節之計意謂若與眷屬戀戀相別則觸事內顧思慮必分閉隔中

門以斷家小來路老姊到家亦不許相見及是側室覲先生獨宿外廊泣求一面先生闔戶絕之翌曉趨朝側室又突前執帶先生拔佩刀將斷其帶側室不得已少退竟不顧而去三十日晚 大駕發而百僚皆散 大內寥落無聲音惡兩大注夜黑如漆四鼓中殿獨與女侍十數步出仁和門先生執燭前導而出 中殿顧問秉燭者何官女侍以都承旨李某對 中殿嗟歎良久極加獎慰勉以忠義是夜 車駕始渡臨津上下相失擔夫未集莫知所以為計 宣廟急謂都承旨可與兵曹郎躬往招呼先生即同

白沙真附卷之二
兵曹卽冒雨步行泥淖中且行且呼果有五六十人
出應之先生使以次互執衣裙如貫魚狀歸報 宣
廟大悅三更達東坡驛翌曉 上召先生入對且曰
趣召領左相尹斗壽亦安在其人有計慮並欲見之
鵝溪西厓梧陰進詣 上前 上揮涕以鞭叩地名
之曰李山海柳成龍尹斗壽事已至此策將安出汝
等所懷無論劇易宜各悉陳諸公未對先生首言我
國兵力無以抵當唯有西赴仰籲 天朝 上曰予
意本如是及到開城府 特陞吏曹叅判 命先生
與杞城府院君俞泓護信城定遠兩 王子先詣平

壤又 教曰予素知寅城鄭澈有忠孝大節命與卿
等同護王子卿等之意如何對曰 聖教允當遂奉
兩 王子先發杞城路上謂 王子奴屬曰若等橫
暴縱吏今日土崩誰所致耶先生止之曰吾輩曾於
上前無一言馬上又非責詰地既抵平壤 車駕
亦隨至 教于大臣曰吏曹叅判李某久在近侍觀
其為人志慮貞亮超然物表予愛其為人屢辭不許
顛沛之際尤不可不陞用資級不暇計也判書有窠
亦可擢授或委以他重任卿等知此意用之六月
特拜刑曹判書兼五衛都摠府都摠管移大司憲亂

初漢陰請赴賊軍庶幾緩師到竹山先送驛人被殺死遂不達而還退及行在夜渡沮水直抵先生所同寢先生謂之曰為今策唯乞援父母邦我嘗屢陳廷議掉臂悶塞到今漢陰附驥曰吾意也明日吾兩人力爭事可成矣遲明入朝極言其便大臣初難之先生與漢陰抗言固爭廟筭乃定分遣三調度專管天兵糧糶卒成再造功者先生與漢陰之力也又拜兵曹判書兼弘文館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同知成均館事世子左副賓客臨津敗報至宣廟召羣臣議去就梧陰力主平壤當守吏曹正郎李勿澄

亦請對極言離此城一步大事去矣又有一種論議言咸興僻遠賊必不往天意頗惑之先令兵曹即金義元往審向北之路先生請待金命元李鎰諸將之至議定之及鎰至亦惑於咸興之說先生與梧陰啓曰此城如不可守咸興決不可往請姑先幸寧邊羣議猶主咸興中殿世子嬪先向德川郡賊兵又逼沮水朝出遊騎巡江一帶夜舉列火光照數十里銃筒鉦鼓之聲徹夜不絕漢陰請乘船見賊酋玄蘇調信以為退舍圖將出城曰事若不諧無寧斬二酋頭先生言於梧陰曰二酋乃微末之賊且古無殺行

人今堂堂 國家不可行盜賊謀梧陰稱善戒漢陰
戢其從行勇士十一日 車駕發平壤到肅川先生
與漢陰請對言咸興雖曰兵糧俱足一踰北嶺便隔
上國日後更何望乎宜進駐寧邊仍請自赴遼東
上書求救漢陰亦請自往二人爭之至夜深 上猶
沉吟不決副提學沈忠謙進曰臣聞天下事勢而已
勢若可救微二臣往兵自當出勢不可救雖二臣並
往無益况李某方判中兵尤不可遠離無已則德馨
可遣 上曰善遂以漢陰稱請援使翌日將發先生
送之南門漢陰曰恨無快馬兼程疾馳先生遽解所

騷與曰兵不出君當索我於重獲無相見也漢陰曰
兵不出吾當棄骨於盧龍再不渡鴨水灑涕而別既
而江東守灘諸軍又潰報至 上夜召諸臣入議曰
予當咨請內附第予父子同渡鴨水則更無所望世
子可奉 廟社分朝予則只帶若干臣僚向義州從
予者誰羣臣寂無應先生泣對曰臣既無父母又無
疾病雖萬死請執羈勒以從及 駕次博川日將暝
中殿自德川日馳百五十里纔來會而巡察使馳
啓言平壤已陷 宣廟遽命動駕夜已二鼓郡內
十五里林木夾道翁鬱天且兩咫尺莫分扈 駕者

不滿數十人先生策馬謂郎官曰前衛甚疎吾屬皆兵官可先導因掠御馬而過上問知為先生益重之車駕次定州先生請留駐數日徐待賊報先發一使慰撫義州父老諭以不即渡遼意且移咨遼廣備列危迫慙慙之勢使李德馨先為設辭皆從之二十四日車駕到義州城中荒涼如廢寺鷄犬鳥雀四散無餘先生先請修掃公廨以示久駐意數日吏民果稍稍還集始成行宮貌掾先生又言下三道謂車駕已渡遼輕相煽動潰亂急散使臣宣諭行在之所仍令守土官起兵勤王遂遣大司成尹承

勲乘船由大海傳全州而止所到之地民皆失聲有復覩漢官之喜自是官軍義兵頗修奔問朝廷命令亦得無壅焉完平以巡察使慮衛士單虛請分戰卒之半先生固却之曰此皆精勇實關戰用如衛士別抄良民解操弓者補禁軍則人心厭赴敵而樂宿衛計必如水之就下也且請設科以為聳動之舉應募者果雲合先是遼左聞倭報訛言大行謂朝鮮導倭入寇九連鎮江處處居民搬運家小奔波入保者無筭兵部尚書石星遣手下指揮黃應暘來覘虛的上迎接龍濟館黃求見倭書禮判尹根壽以賊在大

同江外所遣書二道示之黃猶不信曰字畫不似倭書先生已自漢都固慮此事去邠日手索辛卯通信使所賫倭書而出及是抽以進其中有朝鮮亦同我飛入大明宮乎之語蓋我國已據此書專价奏聞者也黃見之叩膺大慟曰貴國為中朝遽被兵禍而義聲未著反受惡名天下安有是理乎歸報石尚書極言可救東援之議益決七月遼東巡按御史郝杰以漢陰之愬遣副總兵祖承訓遊擊史儒等將七千兵先嘗賊鋒朝議皆指日待捷先生以為祖將躁而無謀軍必敗十九日進攻平壤果大衄儒中九死祖承

訓僅以身免歸誣我兵反助倭寇以致失利果如先生所料九月以後石尚書用浙江人沈惟敬計諭賊斂兵不出至于十二月事機益殷簿牒叢委先生上應天朝下剗庶務動出意外鑿鑿中的如請遣大臣見廣寧總兵辨祖承訓之誣請遣奏請使趣發大軍及我國先後壬辰癸巳死事臣高敬命柳彭老安瑛金千鎰崔慶會黃進等褒贈之典皆先生所建白也十二月提督李如松董五萬兵過江宣廟會見訖先生言天將為我國萬里赴死地雖微賤大駕當遍禮之都承旨柳根啓言許多諸官不可歷見

上亦以筋力不逮竟不許諸 天將皆怒提督亦訝之先生見提督紀律嚴明行陣和睦言於 上曰提督必成功但幕下鄭同知趙知縣二人用事恐致沮撓癸巳正月提督陷平壤乘勝抵碧蹄遇伏左次提督始謀與賊結和皆鄭趙所主而甚至經略宋應昌謂王者禦戎本當止此先生歎曰十年之內此議恐不了也秋提督班師善後兵副總兵駱尚志等十餘員留駐漢都畿甸餘民望賑如渴先生力請 回鑾十月入漢都先生預憂兵餘大無盡賣衣服以買米穀逮甲午賑飢資活者甚多十一月行人司憲奉

勅來先生初受遠接之命迎于寶山驛及 勅頒令 世子協同兵戶官進駐全慶地方以責成效先生遂遠接使以分兵曹判書奉 世子駐洪州俄移全州甲午春泚西賊宋儒真等起兵叛傳檄州郡分朝羣議欲奉 世子移就 大朝以避賊鋒先生病在邸舍蹶然而起上劄曰今日國之根本只在兩湖 大駕久駐西路聲聞隔絕不復知有朝廷法令自聞 鶴駕南下民皆引領想望風采一朝因一潢池小醜未有 召命遽爾 移駕顛倒西上不惟事出倉卒風色不佳抑且啓寇盜憑陵之心駭兩湖愚

民之望日後之事益無以收拾賊之施為狂躁無謀
數處徒眾董董數百而飢民相聚妄自叫嘯登時撲
滅可及未亂去而不治滋蔓難圖豈有赫赫元良親
來撫軍而見一無賴遽議 移駕使賊益驕貽 君
父之憂也為今之計召集猛士急進湖西率厲士眾
大加討滅宣布 德意使無良之徒曉然知仁賢人
所作為如是其神也豈不羨哉又曰昨夜伏見本道
馳啓稷山捕得賊將十人其中宋儒真者此乃義兵
中立功最多者此必義兵一陣舉皆為盜今其軍案
必在備邊司若以本籍按名抽出一一逮捕則不惟

枉濫之多橫罹可哀求以止亂而反益為亂誅止其
魁餘皆勿問咸與維新此方今第一策也 世子答
曰誠款至矣深用嘉悅當體念議處遂從之未行而
賊徒盡平株連繫械相屬於道先生啓曰逆賊非如
鳥獸魚鱉處處恒產之物豈有若是之夥乎朝論躡
之獄頗得解既而 世子還駐洪州州廨湫隘議欲
移駐水使之營先遣先生往審之先生愛其清爽留
數日還啓以城窄民小不可容或疑之先生曰永保
亭之勝甲於一邦恐啓 少主峻宇游幸心諸公咸
歎服秋以兵判被召還朝兼帶舟師大將先捻舟艦

之數次計水陸之貨不煩官力懋遷有無自計一年
必得駿騾五百匹以給東西郵傳七朔而遞所儲猶
綿布三萬疋盡輸之度支乙未夏移拜吏曹判書兼
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義禁府事冊封日
本副使楊邦亨請先生為接伴使先生在道固辭東
銓文衡俱許遞拜議政府右叅贊楊使敬禮先生
備至昕夕相接情義款洽嘗曰俺在王京欽公風儀
欲一接話而每辭以禮無私覲請與同行冀罄交歡
為我遠涉無乃勞乎且聞我國尊卑截然曰貴國再
振端由於此天朝不然皆用雇立上下無別緩急

難恃他日尚書秉軸須守之勿失也常飭驛人曰東
方有此人物何可以外國輕之也冬楊使同正使李
宗誠入賊營先生謂正使接伴使金判書晬曰正使
生長綺紈徒事文墨心中無主張必債事辱命丙申
夏李使為倭奴所哄夜半脫身走不知去向報至道
路諱言賊追李使舉軍西上先生使禰裨偵之楊使
急謂先生馳白于朝先生自宜寧縣二日二夜馳到
漢都則李使已到賊亦無動復還嶺南先生在嶺南
二年不惟自奉之簡凡華使供億盡誠調適務祛一
分之害飯盃酒盃無有妄費一路稱頌至有山僧之

白雲集附卷之二
譏而完平以都體察使信一守令之構輒啓以先生
厨傳大豐請推考先生聞之駭憤完平旋覺其妄抵
先生所駐邑要見謝之先生避去不與見既而完平
得疾幾危先生曰吾政府下僚禮當相救馳到完平
所寓館門外踞胡床以坐隨證用藥無不曲盡晨往
夜還如是者十日完平少甦邀見先生先生辭不往
其後完平以公務邀之乃肯赴冬送楊使於鴨江丁
酉春還拜兵判 天朝以和事不成復大發兵討賊
以御史楊鎬經理朝鮮軍務廷議極選儼相推先生
充接伴使先生辭以前嘗奉使嶺南致有人言再辭

許逵以漢陰代之楊御史先會本國戶兵工三部
官來候境上先生同戶工官迎于九連城而還九月
病遘十一月復拜兵判以知 經筵入侍 講席有
特進官啓曰今國勢危惡非俊傑之才難以有為古
之帝王材不借異代只是人君不專委任今日 筵
中如兵曹判書李某智慮過人諸臣中罕有其比儕
友皆推以出將入相之材但不自擔當耳若 聖上
親自責勉渠何敢不力也 宣廟顧先生曰兵判聽
此言卿宜勉旃盡心國事先生惶恐拜出先生自壬
辰凡五判本兵皆與漢陰為代迭遷如四時必儲綿

布萬疋以備不時之用而天朝水陸將領暨監軍督餉下至軍夫廝徒動以萬計日應薪勇全辦於兵部先生措處綽裕非亶不缺終得其歡楊御史凡遇肯綮必曰李尚書李尚書戊戌秋兵部贊畫主事丁應泰因私嫌誣奏楊御史喪師罔上楊既有竹山之捷島山之役雖以雨雪不竟其功剛果威猛我國與天兵皆倚以為重奏出衆情愕貽宣廟遣完平專奏保留丁因此移怒又奏訐本國搆捏污蔑罔有紀極中外大震時議以領相西厓坐觀國辱無意請往伸辨彈罷之西厓竢罪東郊禍將不測人不敢交

私訊先生在備局公謂下吏曰趣封印吾將往見西厓左右皆愕及見西厓西厓戲之曰公從來一不到我門何獨於衆所不來時乃肯來耶公無乃行恠者耶先生尋授議政府右議政仍兼陳奏使先生上劄力辭批曰平日既盡瘁國事臨亂必見危授命况自亂離左右寡昧終始盡心卿之勲勞忠款知之蓋久豈待今日宜無辭焉先生再劄願假議政銜以完使事批曰欲求辨誣而先自欺君可乎先生不得已起受命星夜赴燕呈文於內閣禮兵部諸衙門辭意剴切禮容閒熟所到之地諸官悉以茶酒待之

拱手唯諾曰國耻自雪公無憂也兵部奉 聖旨革
丁應泰職慰諭我國極加獎勉已亥先生擎 勅而
還 宣廟大悅 特賜土田臧獲有差先生以亂後
十年家廟之祭器未成盡以 欽賜銀幣歸買之時
議以丁應泰接伴使白惟成譯官尹禎潛懷陷君之
計故泄國事 命先生委官鞫之尹禎既不服杖斃
先生心寃之啓曰大凡接伴使於 天朝大小衙門
一以譯官為喉舌譯官尹禎以終始未有所聞嚴刑
隕命為接伴喉舌者既稱無聞則接伴使捨譯官而
誰從有聞今尹禎已斃惟成獨在未有端緒先加刑

訊誠恐有乖獄體又非欽恤之意 上遂宥之夏言
者持西厓益惡以甲午主和為大罪先生亦嘗獻和
議乃自劾曰領議故李元翼曾在慶州邀臣議事首
問今賊請和日惡朝議泐泐事當如何臣以所見陳
之不有餘蘊又嘗因事入朝適其時命將和戰二策
公同會議臣經年在外卒然入朝率以一時之見緊
陳 上前前以謬見既陳於相臣後以是策妄獻於
君父今欲大揭斥和之議以肅朝綱次第鋤削當及
臣身含糊掩迹以冀幸免臣之大耻也伏乞明罪行
法以快輿情 上優批不許又劄曰臣久在南方偶

然入京略陳愚見日月既久事去無痕名微迹渾人
不易知我不自首倘漏罪網豈不內愧於心也因引
疾章十四上 勉許適之其後 上有因事而教者
曰始與同事終乃反覆者李某之罪人也庚子拜都
體察使兼都元帥巡到湖南上劄曰壬辰之初嶺南
為賊藪湖南為完地凡所貢賦出於嶺南者移責於
湖南至於應索 天將供給朝廷嶺南軍餉京師委
輸亦靠湖南湖南之致力於國家可謂竭盡而無餘
矣丁酉之變湖南為棄地則當視如嶺南而不以丁
酉之敗慰撫其民常以壬辰之完責之其民疾視致

怨之根大畧如此必須先寬民力務悅其心然後守
禦制勝方可次第以論矣仍上安民防海十六策事
下廟堂多施行民蒙其惠南土少安夏以領相 召
還十二月先生奉 懿仁王后梓宮赴 山陵是夜
宮人失火延燒 靈幄殿 梓宮僅完事出倉卒人
皆惶惑先生毅然獨斷招謂禮官曰速行慰安祭一
面馳啓一面導 世子就奉辭位克襄大事反虞如
禮辛丑春先生以盛滿為懼乞釋負 批曰省劄具
悉卿懇卿貞亮忠勤爰立首相方切倚毗乃於艱危
之日丐間求退深用缺然宜善調理痊可卽出用副

予意二月 上御講席問曰領相病勢深痼耶久在
告中軍國事多未議處予意殊憫左相李憲國對曰
李某年少深知兩南事如此人不可得 上若別遣
史官敦諭則何敢不出 上再遣史官諭之先生再
劄辭 批曰日望出仕復省辭章深用缺然大臣進
退成敗安危在平日猶不可輕况於艱危之際乎今
國勢如此雖在 上國之人猶當來救卿以首相欲
辭退無乃不可乎借使卿求退得退當國事不幸其
敢曰在家不知寡昧冒忝固宜棄我而去獨不念
祖宗之宗社乎宜速調理出仕用副民望先生起視

事 上教曰卿在告不出言念國事良切憂憫今乃
來謝深用為喜今日利見大人之日也即當引對而
適值齋處又因順和作孽有司方議罪心氣不安茲
不能焉夏 上命薦學行之士先生以金長生申應
榘李基高應 命論者以為得大臣體五月 上引
對大臣先生進啓往在己丑逆獄臣以問事郎終始
隨叅左相亦當時同叅此外無知者小臣多病朝夕
溘死則誰復知其曲折乎微小被罪者何可盡數如
李潑兄弟白惟讓等之被罪有若與賊同謀者然情
法不稱渠輩識見昏黑不知其窮凶極惡而敢為薦

白以美附卷之二
二十三
拔之罪固不得辭焉至於逆謀竊謂決不知也始出
鄭緝之供再出於任彥憐宣弘福之供彥憐迷暗賤
人嚴刑之下不無亂言逆賊乃萬古一惡豈有再出
於搢紳者乎泛以交遊必謂同謀極涉曖昧自古叛
將強臣握權篡奪者陰樹黨與同惡為逆則有之矣
此賊身在鄉家潛結無賴謀未發而事先覺士夫安
得知之第以渠輩所通書札見之則人皆可怒以其
罪罪之人誰敢議至謂同謀實不近情至於鄭彥信
罪名亦甚冤枉 上厲聲曰卿未可如是說按獄之
體隨現定罪李濂非但出於鄭緝之口他人之招亦

多舉名李濂之與賊親密誰不知之白惟讓與賊連
昏不須說也卿所陳者皆出臆料彼皆一體之人也
先生啓曰若鄭緝其人全無心腸當時幸以 聖上
命止勿問故亂引者止此緝如久在所傷必多以此
見之其亂引無疑 上曰叛臣不再出搢紳之言尤
為不可叛臣豈無同黨乎若如卿言以寬之則亂臣
賊子何所懲乎先生啓曰汝立與黃海道無識人及
山僧交遊往來造為亂言希冀非望之迹明矣臣意
以為士夫決無知者 上曰汝立出於何地非出土
夫間乎黨惡之人何可如是論春秋之法尤嚴於亂

臣賊子之黨也 上命錄壬辰扈從功以先生為元
功先生上劄固辭 批曰卿以政院之長兵官之長
終始左右周旋盡瘁孤忠勁節惟予知之予雖得罪
於 祖宗而卿實 祖宗之忠臣也今日論功卿雖
欲不居其首不可得也又有一言言之哽塞昔在寧
邊卿於衆會中乃言曰臣惟願 大駕之隨言猶在
耳今日之恢復卿實為之宜勿辭再劄辭 批曰其
時從臣孰非宣力而有功以予不辟之故東土數千
里渾為賊藪未嘗有一人陷一賊陣馘一賊首實由
於兵力霄壤不侔故耳幸保鴨江一隅上請 天兵

驅除兇賊使 宗社還于舊都只是賴諸卿之功耳
諸卿誠同功一體雖然必欲論其首功則不得不歸
於卿耳自仁和而杖劍隨予萬辛千艱內而擁護外
而籌畫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以至于今日則予
雖欲勉從卿言捨卿不為元功而終不可能卿亦何
必多讓於古人也至於言及於其時一言者蓋患難
顛沛之際此心益苦此誠益堅足以貫金石而感天
地使鬼神有知亦當揮涕其言銘鏤予心故昨日及
之凡人若言與行違徒言而已則何足謂之言乎宜
勿為固辭但當秉至公第其諸人功勞以舉國家酬

功報賞之典而已禮判柳根上劄極言不舉 聖上
中興之績先策臣子羈勒之勞之非先生已知將上
徽號卽連章引咎請待後日從之六月入侍 講
席司諫宋英者啓曰古者帝王成中興之功者皆有
名臣如堯舜之臯陶稷高漢高之蕭何張良光武之
鄧禹耿弇宋祖之趙普曹彬高宗之李綱宗澤岳飛
三國時諸葛亮是也今國勢至此而能贊成恢復之
功者有幾人乎領議政李其今之宰臣中不易得也
其人非凡骨持身謹慎處心公正雖謂之不立黨可
也但不擔當國事自 上特加責勉為當講罷 教

于政院曰大明律稱譽大臣謂之姦臣處以重律今
宋英者敢於君前面譽大臣褻佞之態羞不可道曾
謂有如此諍臣乎遂以英者外補先生進劄自劾曰
臣待罪首相至使小官面譽有若保奏無非臣見輕
自取 批曰省劄具見忠勤宋英者予未知何許人
頃日 經筵始見之其爰不吉所以不能無言其漸
若長後日西漢之上書頌功南宋之聖相周公安保
無也事若至此必凶于國子懼一陰之兆朕於夏至
也為是只責英者而已於卿何與焉此不惟予之所
不取亦卿之所當深惡也更加安心勿以為慮也

批下有分註曰前代云云之事非敢引以為比只言後日或有如此之弊而已勿以辭害義幸甚先生方在告而對馬島夷首款塞求和廷議久不決先生再劄辭職且曰惟此馬島之事朝論汹汹逾時靡定者豈帷幄之謀盡出於拙也臣之愚意馬島形勢與日本差間姑許馬島之來款以探日本之情形固無不可第今來投者只義智之書義智求和前後何限而獨於今日重臣專奏則自我國言之誠為慝矣自天朝觀之只是一紙邊報奏文措語臣不得見若專在稟和而沒其實則非誠也今計不若因其來報

盡舉其實飛報遼東俾之轉移兵部軍門繼於節使之行微露我國之意兼稟通好可否則事成與否雖難的期天朝視之不至無漸在我處置亦不窘拙矣批曰省卿劄辭具見忠勤賊書事病中陳策至此益見為國之誠當與諸卿更議處之但卿不體前後旨諭固執不回誠過矣哉熟見卿量如河海今何乃爾耶夫吾之心事如青天白日自外至者不足與之較也况君有命至再至三可不亟體而行以致其惓惓之意而顧乃一向缺迹避形國有大事猶不肯念其無乃不可乎一時妄人之言責其非杜其弊如

斯足矣於卿何損卿宜勿復置齒牙間七月先生起
視事八月先生入侍 講席力請節用經費修正田
制且曰方今圖治惟在 上開誠心布公道自下破
朋黨礪廉耻為急務 上曰領相所謂開誠心何如
則可乎先生啓曰人主一心萬化之源事無大小非
誠不濟自 上苟能一開誠心萬事皆歸實地昔唐
太宗神采英俊或慮下不盡言假辭色之溫以來忠
諫誠心所到事無不成人君今日果開誠心不待明
日必見其效雖居深宮之中言路大開則人之賢否
事之是非政之得失小民苦樂無不畢聞如此而後

擇其善者而用之不善而退之人主能事了然於咫
尺之下矣小臣近久立朝忠言不進下之於 上心
遇事必先揣度惟恐一事見拂一言見逆措辭之際
率多修飾見其論則似美施於事則實踈此皆畏上
不盡所懷故事不着實耳 上曰卿所陳似不近開
心見誠之意此習豈盡人主不誠而致然對曰下畏
上威不盡所懷只欲苟免一時之責者實係 上
心不誠而已 上曰布公道當如何對曰人君自是
坐在堂上之人施為之際安能一一皆出於天理之
公而無人欲之私乎倘或蔽於一欲之私則發於千

里之外者皆私矣比日巷議於大小除拜刑獄寬猛
輒以請托為疑若立心光明正大則羣心曉然紀綱
自立萬目畢張矣 上曰破朋黨何謂對曰朋黨之
弊非徒小臣雖與僉下賤無不言之至於廉耻一節
不敢縷陳而亂後士夫風俗頓與亂前有異鄙瑣之
事極多下輩視之不甚敬之雖立朝正色民不與也
臣竊謂朝廷之所施亦未盡以廉耻率下也 上曰
卿之言真好言古云國亂思良相又云安危大臣在
卿未可改之耶對曰如臣備位而已措設之方切不
可後時小臣本意惟在讓賢 上曰古人有擔當時

務者曰非我孰能為乎卿何多讓對曰負已之材而
度一世無出已右者故有是言若自顧空疎則豈無
讓賢心乎 聖上若誠心求之自古豈有無人材之
時惟在求之如何秋奴酋以書請媾先生以為此酋
受爵 天朝人臣義無私交且將為萬世之虞請謝
絕其使 上從之壬寅春時議大變羣起吹吹拈出
己丑按獄為嫁禍嚆矢至謂成牛溪啖松江殺崔永
慶臺官啓辭有聽松堂為嘯聚之地之語又有非澈
殺之乃渾殺之等語請追削官職先生瞿然草劄曰
竊聞三司交章以黨奸遺君罪成渾臣病中聞之於

心有不安者夫渾不可罪也且不必罪也今惡而踈之則然矣舉而罪之則不可渾少讀書於野老不仕於朝四方之人舉指為儒士儒而見罪則遠外流聞必將曰成渾獲罪矣土中枯骨何知榮辱來世後生只自摧沮無益國家有損瞻聆况論渾者如言搆殺永慶而不得則曰永慶由渾而死次曰吹噓逆賊皆不近則迂曲繚繞盤迴旋轉而後僅成今名渾之罪凡幾遷而幾易矣乎是為人求罪非所以因罪治人也今新進後生未會心跡仰人唇舌定我黑白欣然攘臂曰渾可罪渾可罪非憎渾也蓋自功之道在攻

渾耳由此而言之攻渾之功只關臣下罪渾之名終歸君上此不可為也一介孤臣敢抗朝議罪在不赦臨劄戰悚劄具方繕寫有清州人朴以儉承柄臣旨上䟽專攻先生曰澈之腹心尚據台鉉先生即引告劄不果上教于政院曰領相賢相前後呈辭頻煩未知其以即今詔使且至南邊朝夕可虞豈易置大臣之時乎若不速出凡事解弛惟願速出也此意政院知悉章七上始許遽閏二月上御講席右相尹承勳進啓近日朝著不靖彘言皆至臣亦在積謗之中矣頃者朴以儉力詆李某為鄭澈腹心

李某與澈一時同朝豈不相識謂之腹心非其實也
臣嘗聞李某與澈未嘗私相還往而李某之得此於
時流亦蓋有由近日朝著將有大變置而李某居首
相之位素不迎合上旨又不為浮議所撓人皆嚴
憚且於吏判備擬時時議屬望於柳永慶李某不為
薦引以此必欲擊去而後已此罪則小臣亦當同受
同副承旨朴以章曰外人皆謂李某與澈相親既與
相親安可謂之不交乎臣聞澈謫去時李某作詩送
之澈亦和之雖非澈之腹心若曰不交云爾則大臣
之言不當如是後數日 上又御講席特進官宋言

慎啓曰辛卯澈在江界謫中有詩曰生涯薛罕嶺心
事弼雲山弼雲指李某也 上訝曰此何謂也言慎
曰弼雲即李某號也左相金命元曰鄭澈心常愛慕
李某所以有作非有他意於其間也李某平生無一
畝之官常寄婦翁權慄之家慄家在仁玉山背後而
仁玉一名弼雲則意者李某以是為號也至於澈則
李某年輩甚後素無情分如臣則與澈年紀相敵自
少相過從如以交澈為罪臣固當先伏法宋色沮而
退玉堂首唱欲劾先生齊叢者七度竟以議不一而
罷先生雖去位 宣廟恩禮不衰視他相有加常帶

訓鍊都監軍器寺等都提調先生上劄辭以不曉軍
旅 批曰古人有言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又曰
教之以禮勵之以義養士之道豈但投石超距而已
也深有望於卿也自癸卯迄于丁未永慶當國仇視
清流先生闔戶謝客大肆力於為己之學兀然端坐
蚤夜孜孜尤戒謹於幽獨得肆之地俯讀仰思未嘗
斯須遊心他務如性理大全心經近思錄朱子書論
語中庸尚書禮記左氏春秋等書必熟讀詳味優游
涵泳周而復始者屢矣間或杖屨逍遙庭際課童奴
甃石作砌劄阜成臺闕汚䟽沼蒔種栽培咸得其妙

外植雜卉紅紫交開中庭只白梅紅桃後臺惟檜柏
杜冲而已嘗曰人皆命堂名我則無堂可名庭曰環
素臺曰集青蓋升堂入室之遺意也雅性酷好山水
以日多遊中興藏義諸寺至是月必一兩率子姪鞭
馬出賞竟夕而還甲辰元月白虹貫日 宣廟令正
二品以上各陳所懷先生應 教奏記畧曰本月初
六日準本府遞到承政院奉 聖旨內稱東西班二
品以上各各書啓所懷者臣病伏私室聞 命感激
不識 聖上所問者何事也或者元月白虹之變懼
諸臣所懷抑塞寂無諫者故誘之使言耶為人臣而

至使人主叩之而後乃言嗚呼此誠羣臣之罪也惟
天高高在上不以言語諄諄戒告人也臣且不習禎
異家數平居未嘗引物指情推占事應以驗偶合之
妙今豈敢以上天之灾為下土某事也惟見人家父
母嗔怒雖因他事為子若婦恐懼修省則或寬其怒
若一向安肆隨事觸瀆始雖怒甲終移於乙逾益甚
焉又如凡人傷在臟腑病形於顏故天文示警雖尺
童舉皆知人事之失也此之於物人事形也天灾影
也察之於形昭明而易見懲之於影窅遠而難知然
恒人之性不戒於昭明而尚懼於窅遠者何良由入

事在日用之間故習狃為常因恬而不知恠天灾或
有時而現故聞見所罕警動而知戒臣愚不敏不詳
其影粗見其形矣前年計海颶揚浪滄人覆舟南藩
歲惡父子不保者何限至於國門之外或盜殺大夫
而不能得或禦人搶掠而人不得通都城之內或相
憎怨粘榜罵詈或相煽訛無故自驚者何限此猶未
已而闕門之內擲礫警夜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
庶民煦濡於野小官恬嬉於下大官因循於上終至
於貴近之家殘民掠財誅殺相望甚至於凌尊而犯
分也匿盜而拒捕也官司不敢誰何執法不敢劾正

特以人事之常於日用故不敢以為變不以為變者固是變也知而無有言者尤大變也此猶末也今之最大變者民離也綱解也綱解則國弱民離則君孤國弱君孤而能久安長治者未之聞也故 聖上以天災問愚臣請以人事對人事易知也天災易見也惟民離綱解難知而難見是謂國脉嘗考往牒已可寒心豈謂今日真踐斯境天怒至矣人事極矣此外加一分則亦有所不忍言者耳昔司馬光論君德六事於英宗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事獻愚臣所懷亦嘗以六事獻之矣臣之平日所學止此而已不識

聖上其或省記耶撮要緊論不過曰開誠心布公道而已治有九經行之者一也一者不過曰不欺也真實也悠久也戒懼謹獨之功中和位育之效一部中庸先儒論之詳矣推誠當自納諫始秉公當自用入始斯乃撮要掛一之論乃為 聖上開誠心御庶物劈初頭地非曰誠之用盡於此而已程頤曰君道當以至誠為本若論帝王用人之公則富弼一言盡之曰勿以異同為喜怒勿以喜怒為用捨臣何敢更容他議亦不過誠之推耳昔宋神宗詔舊臣陳邊備韓琦乃以養民力任賢能遠奸進忠為先務至高宗

白雲集卷之二
三十四
朝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之方李綱乃以正心以正
朝廷百官為言時天下多事可言者非一茲數臣者
所言若此况如臣者所學非軍旅豈敢鋪張邊備以
新聽聞時於間中耿耿自竒者只此而已若使愚臣
退無所憂及今承 命臨紙構思如貢士應科之為
則是進言無誠若 聖上遇災泛視遵例下詢及見
臣言瞥眼流覽如熟官按簿之為則是聽言無誠惟
聖明深察乎此而進退之夏始錄壬辰扈從勲一
等 賜忠勤貞亮竭誠效節協策扈 聖功臣之號
先前數月臨庶人肆使奴賊殺宰臣柳熙緒先生奏

中所謂貴近之家殘民掠財誅殺相望凌尊犯分匿
盜拒捕及國門之外盜殺大夫云者蓋指庶人而捕
盜大將邊良傑捕囚庶人奴數人漢陰亦以首相疏
陳其狀大忤 上旨漢陰罷相良傑坐貶熙緒子杖
流東萊乃以先生代為領議政先生累劄力辭曰臣
之起廢豈不以李德馨去位也近日邊良傑之貶心
傷其過情也適承求言封章在先斷獄在後未及言
之私切恨之以此而言則德馨卽已言之臣臣固未
言之德馨究其心一而二論其跡則二而一也以此
易彼猶夫人也罪雖未彰何忍匿情章八上始 許

遶丙午秋對馬島夷酋義智連使請和且願我國報聘相永慶建議使械壬辰犯 陵之賊來獻義智詐以二死囚應之皆年少壬辰時纔七八歲者永慶猶欲自功盛稱罪人斯得將獻倖肆赦消吉行事有承旨疏請斬於境上毋貽萬世之笑 宣廟命議大臣先生議曰古語云祝辭無媿辭疏意實出於此誅之釜山以示倭使計之上也柳黨猶不從拿致嚴訊無所得冬永慶諷田野老革金稽者疏請追尊德興大院君河東夫人以盡 聖孝 上亦命議大臣鑽穴之徒爭相希冀至欲錄勲勢焰崇長道路以目先生

議曰此事在上行之者哀安桓靈在下論之者周張程朱安敢背程朱之議而自附於宵人之小談哉柳黨不敢抗事得寢丁未 宣廟違豫至十月大漸先生受命祈祭于 宗廟集諸祠官矢之曰吾屬苟有不誠神不降歆諸君皆內省如有一毫自憚勿入廟庭也咸悚惕行事翌日 上少愈臨庶人既殺柳熙緒益橫甚多引羣武諸宗較射縱獵蒼頭皆擗暴屬 上久寢疾中外益疑懼乃有飛語為惡言以聞於 上勅兵官守 闕戊申二月初一日 宣廟禮陟初二日光海嗣位有諫官議於先生先生曰形迹

姑未著服喪 王子何可遽爾置辟我若登對 榻
前欲陳善處之道而當此諒陰無以為所十五日三
司文章極論其圖為不軌流庶人于絕島分捕蒼頭
諸宗羣武鞠之先生議曰既云流之絕島則已有名
矣喬桐亦絕島無關遠近仍念肆之悖亂聞之熟矣
謂之異謀則姑未得其詳放之不齒已嚴公議思以
安全合申私恩倘水土霧露震撼驚憂守臣不謹護
藥餌無所及使 聖上長抱無涯之憾則豈非有司
之罪乎今計獨有置之官家近地約其伴從母為民
害嚴其津渡以鎮國疑豐其餼資毋致困乏得矣漢

陰亦聯名同奏見者無不失色已而大司憲鄭寒岡
述領相完平並陳是義於是論者紛然力攻謂之護
逆朝議始有執法全恩之異至今為薦紳禍胎庚子
懿仁之喪 宣廟已有治命葬懿仁於第三岡虛
其右二岡以為他日異屯同園之制及是相臣竒自
獻以青島經葬近祖墳殃及孫兒之語力沮之移卜
於第五岡則自獻又進龜龍集者指為唐李淳風所
著復沮之且主水原禿城為吉地先生既痛不遵
先王治命又悶不得克襄於五月之期議曰昔臣備
員相府得與聞 山陵之議數奉 教於先王矣今

當議卜因山意謂宅兆已定羣謀協吉無復改評矣
及移就五岡則已非初卜而猶是一山之內事垂順
成何期外議中起又棄五岡則其他畿內之山庚子
年間已經品題其必奔走求卜異議蜂生不惟除徒
號苦民力可惜 詔使之來指日可待而天子諸侯
之葬皆有月數今若不幸而過期不葬如日月限未
滿反有僭嫌如曰未得卜地則此不可使聞於 天
朝之人臣念及於此日夜憂懼今幸得於水原此不
幸中大幸也初棄五岡已是不幸今若又改則恐更
有不幸之論尤有大於前者紛紛不定則何時可葬

故臣以為今則決不可改也大槩山家之說本非古
經而後世因之無敢斥棄故我 先王定制於禮曹
則專以五經四書取士凡老莊楊墨申韓釋氏之教
盡黜而不行於星局則取五行星曜等書而凡風角
水符之占黜而不行於山家則取十九方書而凡傍
門小說黜而不行昭載大典行之已久今不知五音
之說又何據歟得見所謂龜龍集者則元非印本只
是草謄斷簡其真淳風所著與否又未敢信也設使
真文唐世方技之士推一行素天綱李淳風為首而
一行天綱淵源有據故術家宗之至今不廢獨淳風

所論皆出妙運初無經據其術不大傳故史臣宋祁
論以為事涉神怪與華佗醫法並稱為不經若使淳
風身在其術猶可宗而主之宗淳風者猶不足信况
其書又難信乎無稽之言得於難信之書再改已定
之地竊恐因此累謀將不勝其紛然矣愚意諸不在
十九書之科者皆絕其道勿使雜進以亂大議堅定
不動以畢大事可也 上亦以禿城毀城堞撤廬舍
為疑更詢大臣先生又議曰經曰生有益於人者死
不害於人故君子欲擇不耕不食之地而葬焉者蓋
以此也伏覩 聖教乃於孺慕之中首以撤城毀舍

為慮其達禮述志之盛意真與春令同和而萬品咸
得以昭蘓恭惟 大行王德澤有益於人者四方無
不知今焉在天之 靈斷不欲害於人者臣決知其
必然 聖慮所及又復如此臣當將順不暇而猶且
以水原為言者臣更事既多初苦二岡之貶再問五
岡之棄深念今日棄而復用則異日橫議至以禍福
招衆議而疑 上心者難保必無又恐執役未半中
復沮撓致亂大事也故乃為此不得已之說矣今反
覆 下教辭旨丁寧有以見大聖人為心必先立乎
大而終不為詖辭所搖奪今日大計之定專在 聖

志遵大典已定之式酌前後論議之中出自 睿斷
奮然獨運敢望於今日也遂定五岡之議三月大丘
府使鄭經世應 求言教上疏極論外戚不當用且
言病民之源出自 先朝末年語頗指斥 上震怒
將拿鞠之先生議曰伏奉 聖旨嚴切臣猶震懼失
措經世必不待刑章而蓋已懾死矣臣嘗讀漢史孝
文止輦受䟽言不可用則置之其中狂言妄說何可
毛舉而猶且置之而已者所以恢天地之量來踈遠
之言也降及宣帝為武帝議立廟樂則夏侯勝駁言
曰先帝奢泰無道竭民財力無德澤於民今田野小

民猶不可對孫罵祖况犯萬乘而駁其先乎及繫再
更冬則史氏猶以為中興欠缺蓋以帝王之度與天
同大包涵徧覆無物不容雖隻手掩日無損於明纖
錐指天不害於大建極於上敷錫於下舉大小期臻
於無有比德之歸者用是道也立誹謗之木而協和
之治逾彰愚氓詬天雷霆不加草虫聒耳只自嗚叫
則外小臣一妄言何有於 先德怒蠅鼓劍徒費神
威况經世因求言而言之一朝拿致則遠外流聞者
必將槩聞而泛論之曰鄭某上書獲罪實狀未著瞻
聆先駭愚臣妄意姑置度外而勿問焉將以稱於後

世曰小臣愚暗言涉謬妄 聖主如天笑而不嗔則豈
不為聖世之美談乎 上復下嚴旨必欲逮問先生又
議曰臣姑奉 聖教有以知 聖上孝思有所不忍
於䟽辭也深恐千鈞大弩或不能審發於一雀因致
流聞之訛誤以駭遠外之瞻望故多言縷縷一於寬
赦宜 聖上之有疑於斯而不得不再下 嚴旨者
也今恒人常居一聞亡親平日言行猶且灑然色動
不寧於中也 聖上之誠孝當寢草於倚廬其杯
椀書籍尚不忍御階闥門屏皆足疚懷此何等時而
經世妄談舊事以重傷 聖心臣以 先朝恩遇之

臣雖極無似具此人形愛君之端同稟天則豈敢負
先王而欺嗣君為一小臣遊說以自陷營護之大
辟乎誠以瞻聆所關如前所陳而 先王盛德無累
可蒙無羞可雪外臣妄言何異草間蚩音四方後世
其誰曰或然雷門大鼓不從蠅而薨薨天地大包不
隨塵而蒙蒙則 先王在天之靈豈為此一言而動
其一毛也愚臣妄意不復省覽度外置之則好矣
上止削經世職四月以先生為左議故兼都體察使
先生上劄辭以昔嘗立朝名在奸黨加以衰退萬事
難強 批曰卿以高才碩德清儉自守一心徇國夷

險不二勲業已隆忠勤深著昔余承命撫軍於全慶之間卿搃戎務從予久勞險阻艱難備嘗是同賴卿左右之力得免債事之患倚毗之重不啻若長城卿在 先朝已經首揆故頃當宅相意未嘗不注而慮或嫌於屈坐矣目今國事日惡用賢為上不拘小節煩以百責卿於此時雖欲辭焉其可得乎 先朝既往之事不必更舉於今日况卿年紀未衰輿望已屬毋庸固辭斯速出仕以慰加額之情數日先生始起以搃護使監董 山陵諸事六月奉葬 穆陵既卒哭三司請誅臨庶人且咎相臣不伏閭廷爭先生

與完平不為動縑而鄭仁弘上劄力斥主全恩者完平辭職而先生亦上劄略曰臣嘗因禁府之啓議處肆之宜有云放之不齒已嚴公議思所安全合申私恩伏覩李元翼劄辭深以前後不可異辭懇乞遞免只舉恩義者猶尚如是獄辭未具徑請主恩者當復謂何國有大事義難言退事迫勢拘不得不言 批曰臺諫執法之議大臣全恩之啓皆有據於義理並行不悖未為不可卿宜安心勿辭勉輔寡昧再辭略曰臣嘗讀古書公三宥之不對走出者有司之職也使人追之雖然必赦者帝王之仁也故先儒論之曰

臣執法宜堅君用法宜寬後見漢史劉長之反素盞
諫載輜車暨我 宣宗皇帝卽位元年漢王發兵反
親征擒之羣臣請正典刑 上不允後觀 皇朝子
集中碑誌其時有為尚書者勸 帝勿誅終致道遙
城勾 上仆地之變其為尚書者猶無恙在官不以
為罪臣意謂卽將尚書猶且如此况不為卽將者宜
無所拘忌適因獻議略陳愚見 批曰大臣之道務
為國家大計存亡與同雖或有一時未安之節但當
說罷心事徇國不渝矣卿高才碩望拔于流俗嶽鎮
海涵凝然不動予之倚毗不啻若柱石長城而意外

控辭不止於一再卿何忍此予竊怪焉先生服方喪
食素盡禮自夏已成疾秋始因 上教勉抑從權猶
羸瘠嘔泄調治數十日八月起視事己酉春 穆陵
土圯石動多有罅隙監 陵下官皆下獄先生連章
引咎 批曰卿之忠誠節義可質於天地鬼神豈有
一毫不察於君父送終之事乎旣知其必無是理而
寧容使卿引咎不出乎試觀今日國事非大臣在家
杜門之時宜遵前旨安心勿辭三月先生始出先生
旣膺體察之任開府置僚屬位任崇重 上亦虛心
委畀西北諸務守令除拜一以咨訪先生累劄懇辭

批曰大臣之道公耳忘私苟利於國無所不為昔者晏嬰薦其僕御謝安舉其兄子崔祐甫為政亦用所知諸賢八百人當時稱其公後世為美談况卿身膺體察任兼將相當國家危急之秋薦此二守令有何所損乎惟彼定咸二處是西北關防緊重之地卿勿以小嫌介意克薦可合人材使國事底安予言不再庚戌 上既從羣議從祀我國五先正於文廟而辛亥夏鄭仁弘上劄極詆退溪先生並論與晦齋先生俱有周行已之失不可躋之東序館學儒生上疏申辯且削仁弘名於青衿錄仁弘之徒持平朴汝樛

訐奏之 上大怒令覈出倡議者以啓先生喟然曰此亡國之舉也吾領吏毋死忍見此乎通夜草劄平明上之前是舉人任叔英對策譏切宮禁考官取之而上命削其科三司爭之不能得先生並論之曰臣晚得邸報 聖教略曰鄭仁弘削青衿錄孰主張是其倡議者覈出以啓者臣不識 殿下覈之何意耶欲獎之耶抑罪之耶諸生削錄之舉本非中正獎之則國家失故諸生削錄之舉名曰尊賢罪之則殿下闕德上受其過下享其名名全於士過歸於君殿下何苦而替人挺身甘受萬萬世萬萬人評議

而不自覺耶竊恐 殿下察理未盡精建中未盡極
不能以公天下之論付天下之人而好之直前扶抱
惡之一意呵止天下好惡欲以力勝睨瞬之頃不知
吾身已落在窮坑大壑而許多泥露沾體塗足也臣
竊悶焉亦恐覈之終無究竟只駭瞻聆而已何者凡
倡議者非有簿籍之可尋只是動於心而宣於言形
其曲折是非之聲也議定事已則雲行雨逝聲響無
痕當時會上雖有聞者及承 嚴命傳相告引必指
曰某也倡之儒生自除犯科者則斯乃匪人也求匪
人於首善之地非所以勸忠也諸生必將曰一時士

論如是願同受罪臣決知其終不得覈也知其不得
而徒取覈儒之名知者不為也先前數月舉人任叔
英以策辭違式削榜到今國言其誰曰違式舉中外
有知無知咸曰以直言下第削之所以為貶而士林
反以為榮臣雖未見其策亦聞諸見策者之言則言
多不中亦未正當今此削錄亦實過當始聞外議皆
曰不可及有是 命反稱士氣似若以是為百世不
拔之正名云豈不以天道忌盈人情扶弱故得天則
大損暴折則厚護耶古云方長不折草木猶然况士
心乎臣初聞削科欲言而止者誠以此等進言密勿

入告則可在廷抗言則不可抗論之體在臺諫則可在臣等則不可冀一登對以盡下懷繼以相臣以是不安則私竊以為吾儕若以老朽無能則一日并去三臣無所不可若以考試失職免官是豈可使聞於人也登對之望至是益切一日二日翹首拱俟不意今者又有此舉前日削舉人今日覈館士下士之名日增一階 殿下之聲日下一階臣以孑然舊臣職忝可救之地眼見稀世之事袖手傍觀終不能以悟聖聰則恐不能追 先王之殊遇納 聖明於無過也抑後之視今謂當時有臣矣乎臣日望進見磨

勵以待受 命封 陵辭朝有日一出春明便隔天涯若終無一言而去則負 殿下為多矣不勝犬馬之情畧陳一二 是日諸生聞覈出禁錮之 命捲堂而退先生又劄畧曰今 命錮士士乃揖退 聖廟虛無人典僕泣相送臣不審於此農工代守乎典僕代守乎 殿下既以是試之於士士心已可知請以是試之於朝朝議亦將如此今乃執偏係一向求勝則將至於滿朝皆空館學皆空所餘者只朴汝樛一人豈不太寥寥乎嶺南一時兩賢設教疎密差異故兩家門人氣象不同或至錯著師說點鐵成金傳會

私意文致話頭盡將前輩洗垢索瘢抉摘隱微爭相
攻發驕兒不戢漸至罵母妬婦無禁終乃批夫因使
前輩風流日見凋落豈非斯文之不幸也臣故以為
曹植之門無仁弘則道益尊仁弘之劄得汝樛而事
益甚今 殿下乃因一夫告訐之辭曲成其計坐失
中外之望臣竊痛之伏乞猛省曰李彥迪李滉道德
如何鄭仁弘攻之其意公乎館士尊之其意私乎以
是禁錮則 上之處置如何也他大臣及勲舊宰臣
三司館官相繼陳列始 收禁錮之命六月追尊
恭聖王后先生受 命封 陵辭朝日 上引對子

便殿先生極陳晦齋退溪出處大節學問淵源與曹
南冥所尚殊科之實並及任叔英不可削科意敷奏
條析日昃不止 上命勿削叔英科 上嘗於經席
頗以晦齋乙巳間進退鶻突為疑先生方以 宣廟
實錄總裁官得晦齋行狀所不載四款條錄上之曰
臣曾侍 經筵猥承 聖問其於五賢之事眷眷不
已欽仰 聖上好賢樂道之盛心也第於先正臣李
彥迪乙巳之事不能無分毫疑問臣幸以實錄總裁
官得窺秘府芝函其於此事考閱頗詳故畧及一二
緣臣老衰氣弱猶不能備陳所見退而思之不勝鬱

抑今幸再近 威顏敢畢前說以俟裁處且曰臣按
彥迪學問高下造詣淺深先正李滉撰行狀以為有
體有用精詣獨得貫精徹微上下粹然一出於正其
所稱揚若是崇極而只恨以李滉之邃學竒大升之
博聞只據家狀及定難記為之論撰使彥迪一時周
旋之力不能無一二泯沒不免貽後人之疑永為斯
文之恨故臣謹錄所見如右以備 聖上博觀之萬
一又有松都儒生上疏請以徐花潭從祀文廟 上
亦下其議先生議曰臣嘗聞徐敬德以聰明超邁之
資生絕學荒莽之地學務窮格知由思得斯可謂一

蹴造道者亦一時豪傑之士也 先王初年士習大
變宏儒咸集臣之愚意嘗以為其時論者衆多而就
於其中表出四臣請祀文廟者言非草草意非偶然
後觀近世儒臣之論敬德多自得之味其於推尊可
謂至矣至於淡一清虛之論則以為全出一氣長存
之說有認氣為理之病深以李滉之攻破為切中臣
所未解正在此等處今不敢妄為之言辛亥以後仁
弘之徒衆起而擠先生疏章駢臻至曰李某所謂驕
兒妬婦正所自道先生累劄辭職有獸三為羣人三
為衆况三十七人之多乎之語其徒益怒先生求去

甚力 批曰卿無不仕之義宜速勉出匡濟國事予
與卿皆不幸生此末世一邊過情之浮議任他啁啾
何可介意自反而縮則進退豈不綽綽卿必自反矣
有何不足之嫌乎毋庸更辭以先國家之急為心焉
連遣承旨史官強起之仁弘之徒見 上眷方隆密
謀恭之始以侂冑殺趙汝愚之計伯為體府兵權太
重期必置諸死地壬子春先生又上劄辭 批曰予
於前日有言於卿矣君臣之間貴相知心末路人言
其歧甚多自反而縮在卿何傷固辭不出置國事於
度外近臣三往辭章不止自念涼德無樂為君激勸

之語實出肝膈不道卿又執此為引咎之地也無乃
近於不相知心乎卿宜掃除纖芥先徇國家之急亟
出輔予益恢休休之量以樹真大臣之風三月直裁
獄起 上日御親鞫絲毫以上未嘗委有司淑問先
生衍衍守正隨事匡救士林隱然倚以為重如崔有
海及松京匿名書之獄皆竟得正其餘濟活多外人
所未知者事秘不大傳辛亥任叔英之削科前教官
權鞞以詩悼屈意刺外戚及四月黃赫之獄其詩始
出文書中拿逮訊鞠先生進伏 榻前涕泣極諫曰
藉令詩意實出譏議當令金吾按覈治以逆獄既違

三尺況古無以詩被誅者或有一二薄譴史必謂之詩禍 聖明之世豈容有詩禍 上宰相之而先生論之逾切或起或伏反覆縷縷鞞賴此停訊者殆半日 上乃曰卿他言予無不允獨鞞一人理難聽從且教獄官勿待左相復位宜速加訊先生不得已遂退鞞竟杖流道死先生常痛曰吾輩在位不能活一權鞞殺士之責烏得免乎五月柄臣諷百僚以上壬癸甲撫軍之績請上徽號三司言昔在甲辰廷議欲上 東宮徽號而永慶掩蔽 聖功厲聲折之先生與漢陰曰其時會上未見如許氣色永慶雖具衆惡

何可橫加罪案執不許兩司乃引避辭甚侵軼漢陰即引入先生啓曰一人之聞見有限天下之言語無窮同是一語而有聞有不聞異同何傷及見再昨兩司啓辭臣問李德馨曰此言何謂耶德馨曰余未有是仍啓其始末矣今日早晨臣踴躍詣 闕則德馨聞有是議不敢詣 闕凡與人謀事敗則獨免臣所耻也臣與德馨抵項相議事至於此德馨竢罪臣率百官知非所宜懇乞 聖明許遽臣職憲官逾怒欲劾之會諫官不從不果劾六月有鎮川人承仁弘旨疏論體府當罷先生即進劄略曰今年六月有鎮川

白雲集附卷之二
五十一
人疏陳體府當罷之宜時則道路汹汹危言滿聽人指如束謂臣鬼朴臣踽踽行走不復以職事為念且訓練都監是親兵所萃操鍊緊要臣浮寄官次奄過十年近年以來有兵權太重之說行於薦紳之間此是臣骨解之兆也伏乞許解兩兵柄廢革體府俾勿繼設秋仁弘承 召入城進劄極論體府可罷至有輦轂之下亦有汝立直哉之姦乘時竊發等語其徒公言所謂逆者蓋指握兵柄聚武士者也體府無所幹而稱為裨裨廣集都下此將何為聞者莫不為先生危之先生連上二十劄曰十劄之中尚不盡白析

楊三木之下何能畢臣心事臣之為此只欲全歸下見先臣耳 上輒以優批勉留之冬術士李懿信上疏言漢都山童氣竭交河形勢不下 皇朝杭州請遷都之 上意頗惑命以交河開府建京便否廣收廷議先生議曰伏覩 聖教以交河或開府或置京為問臣不審 聖問主意何在開府云者建設一衙門置官為理置京云者建置一京師與漢都作為兩京或棄漢城而遷都交河耶且此何故豈不以頃日有術士懿信者疏陳遷都之利耶古之遷都非無故而為之周遷岐下衛遷帝丘避狄難也晉遷新田邢

遷于繹為民也盤庚遷殷避水害也周公遷洛為朝聘也三代以下代各有為無無故而遷者也臣未見其疏不知疏中道何事或傳其為漢都氣竭而山童此係望氣者說非全出於山家古人云道不同不相為謀是謀非臣所能及也事體如是故唐德宗城奉天只與桑道茂謀未聞一時大臣如郭子儀崔祐甫輩與聞其故道不同故也且吾東國亦有望氣之術耶如從術家而論則山之向背水之來去氣之聚散當并論而參驗試以中朝南北京而言則周時術士已言今之南京之地有天子氣故至秦始皇因東遊

而壓之如知有三氣何不遷都之如其都之雖以二世之昏秦不亡耶後世吳晉相繼都之皆亡不旋踵不識二國亡時其地之氣亦竭耶然則何故宋齊梁陳南唐皆都於此耶今之北京周召公所封也北燕之亡其氣已盡則遼金與元迭都於此何耶此皆臣之常所未解者也意者古時必不以風水與氣為定都之法也周公之法土方氏掌土圭之法建國都鄙太卜掌三垂之法國大遷則貞龜視祲氏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周武王云粵瞻伊洛無遠天室周公亦云卜得澗瀍惟洛食至召公而營之只以誠

小民為祈天永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誠小民之本未嘗一言畧及於方位之論古之不用地術亦明矣若曰氣竭而山童則晉之句注松柏淵藪齊之牛山威宣之時孟子已言其濯濯春秋之末晉最先亡齊最後亡烏在其山童與茂耶國綱解弛斧斤亂入今不責於紀綱歸咎乎山童為山者豈不寃乎臣未解地事惟解人事家國一體吉凶同科嘗見世人太上樹德種福其次服藥延年其次殖財貽後寢無策者疾病災殃百穰無效術窮而為移家避方之計以僥倖於冥冥萬一之中轉徙不已鼎缺瓢亡家益傷落困

窮益甚此足為鑑矣臣之愚計姑盡人事大戒於國修德勤政然而國逾弱民逾怨然後別議以圖可也癸丑春論癸甲分朝及戊申壬子治獄功先生策衛聖勲一等翼社亨難勲並二等四月應犀之獄繼起事連宮禁 天威震疊比壬子尤危又讒舌蝟集齟齬萬端事有至難不忍言者先生曾以大臣之囑薦擬武人鄭浹於鍾城判官及是浹被逮先生出郭席藁 上三遣史官宣詣鞠廳三司交章請誅永昌有宰臣數人連數十日夜輒俟先生公退適來陳說曰羣小伺影欲甘心於公者為日已久先以擁兵都下

日聞於 天聰及此獄起羅織媒孽意實在公 天
寵雖渥數年飲聞不無投杼市虎之惑今公若不首
發永昌之論賊機指日可待禍不旋踵矣公須熟量
早為之地公縱不自惜公罹文網國其如何家人子
弟潛聽之者咸髮豎膚粟涕泣迭諫先生捋鬚毅然
曰我受 恩兩朝位台鼎十六年今已老矣豈可以
垂死之年自取污蔑以重負 兩朝也昔我奔走行
間已分為國捐軀幸全性命以至今日一死固何傷
其宰臣等知先生意不可回復言於漢陰一日先生
與漢陰俱侍鞠廳 上入更衣兩司長官颺言於

殿上曰廷議以大臣不伏閭抗章為咎不敢不告先
生出漢陰隨而退曰廷議至此禍將先及吾輩子將
如何先生曰吾議在戊申之議矣漢陰曰然則死也
乎先生曰禮云內亂不與焉我何必為永昌死也漢
陰曰然則何居先生曰子以上相當斷此論若止出
置 闕外我當屈首從之必如三司之議磬于甸人
則不得不立異死生命也漢陰喜曰可謂不謀而同
者也因與定計會百僚於朝堂漢陰自草啓辭以本
仁斷義出置 闕外為辭居數日柄臣言曰朝議欲
置辟而大臣只請出 闕外語意含糊有似瘖人不

能掉舌者然殊非百僚為 宗社意辭氣勃鬱凌轢
殊非向日禮容漢陰笑而受之日已領僉議明日猶
持前議無變柄臣大望托疾不赴獄事日急禍焰亘
天都下喧言將廢 母后掌令鄭造尹訥首發是論
列數 慈宮罪惡曰豈可以母后待之乎先生手接
邸報私謂漢陰曰吾得死所矣今時人所持以罔上
亦所以脅下者有三說焉一曰義理不明吾亦曰義
理不明二曰討逆不嚴吾亦曰討逆不嚴三曰庇護
逆黨吾亦曰庇護逆黨但所由言者異耳其所謂逆
者未見其為逆狀故不敢嚴討至於獻議辭亦依違

苟逆焉而有司如是則義理果不明矣今臣而廢君
之母真逆臣也真知逆狀則凡在官者討何敢不嚴
黨何敢有護也前日為永昌死則傷勇今日為母后
不死則傷義忍使吾君為造與訥之蔽也而負累於
天下後世耶漢陰曰吾兩人同進先以克盡誠孝慰
安 慈殿之意反覆陳啓庶幾 上悟因言臺諫不
道之狀悉力擊破之無遺其可也先生曰不然吾等
啓之未半或 天怒遽震或臺諫狙擊勢難畢說則
不如䟽陳之備悉也今臺諫既誣引春秋眩惑 聖
聰我粗習春秋當引經據義段段攻破今已具腹藁

或因獻議或進一劄因及永昌不可加誅之意可也
漢陰曰試具草示我日午先生退就第先生久患肺
熱氣腕不能耐暑仕罷必脫衣偃卧涼簟是日不許
脫表衣移坐簷楹內閉閣戒婦人毋得近前惟端坐
高拱凝視而已子弟入問故先生曰三綱滅矣人道
絕矣此而尚可謂國不亡耶我以 兩朝大臣敢承
不世之遇六十之翁寧惜餘命忍見此耶當以昇尸
而歸為期耳時大司憲崔有源素敬先生先生恒昂
之曰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有源乃與數三臺諫定議
同啓極詆造訛將以來天下後世之譏玉堂亦劄遞

造訛先生聞之喜曰人心果不誣矣然其論逾昌熾
翌日詣 闕漢陰附先生耳曰此事何能忍待數日
我心如焚今日 榻前啓之如何先生猶欲待時而
發且出袖中奏草示之明白嚴正截截有難犯之義
真所謂斧鉞之筆也漢陰稱善既而鄭浹就訊自服
獻納柳活大唱臺席張皇無據不測說話欲誣先生
以重吾崔有源等力救之止劾誤薦罪請罷先生之
職先生暮出南郊兄子家翌日崔有源於鞠廳遇活
之叔父夢寅大責之曰君何縱子姪捏造無據嫁禍
大臣義方之教固若是耶活始因他故遁去臺議劾

先生者亦停先生聞卽乘款段一奴韉之出東郭外
以為首丘先壠之計茫茫無所歸纍纍於道路子弟
僦屋於禿浦奉先生居之先生曾於甲申之病病且
革矣忽曰吾思退休於平丘江上試構小墅翼以三
楹凡三往而斷手且使叔兄手書老杜漁人網集澄
潭下賈客船隨返照來者及盧蘓齋江深判事亭之
句揭之壁間曰樂哉斯丘吾將終老焉家人咸謂狂
譎至是始至周視面勢樹丘依然實與甲申所覩相
符先生歎曰人雖冥行不悟守靈其微之矣焉可逃
也遂為漾碧亭記繼有持平李聖求論崔有源等既

知李其無辜曲從邪論之非羣小益怒有源聖求俱
坐遮正言曹挺立又論有源等敢排公議遽爾停止
遂再劾先生臺官李久澄吳長元鐸姜弘重申景洛
等相繼言一時清望無出其右一肯不足以掩大德
先生猶遮相領西樞羣小構先生不已無賴人李明
者疏陳其叔父宗室茂林君往年見仁弘言體府可
罷其功當錄勲幸賴 聖明洞照得以保安秋移僑
於蘆原村深谷中室如斗大麕羈惡草有時不繼先
生處之晏然入則沉潛墳典伊吾不輟出則杖屨山
間倘佯忘返或一騾一童獨遊近地佳境見者亦猶

田父野老不知為貴人有士人尾先生後投詩曰白髮蒼顏舊相公跨驢行色趁春風吟鞭却合藍梅手回首終南似夢中云十月先生聞漢陰卒于龍津馳往哭之躬自殯斂三日始還乙卯夏先生聞春川清平山之勝只帶小子箕男騎驪往遊投宿甘泉驛村舍主嫗待之甚款平明謂奴屬曰且勿牢諱吾兒以郵卒慣陪老爺先生莞爾有詩曰夜宿甘泉驛主人潛敬蹠華啣如垢衣脫去留餘膩翌日渡昭陽江同舟有二少年語頗侵之曰老翁家何在為何幹而如許老翁一騾遠涉耶先生曰家本蘆原村思遊清平

且聞民俗淳古願受一廛而移居之少年背指一阜曰此名浮來山俗傳此山為潦漲浮來故自他境移寓者例多潤屋翁無憂也先生既入山戲書巖面曰晚計昭陽下同君老一竿莫憂生事薄自有浮來山傳者至今為詞林劇談留數日乃還乙卯先生長子星男為賊奴所誣逮下獄先生蒼黃夜出三更達興仁門外家人請循俗行賄先生正容止之久之事得白先生還蘆原冬仁弘又赴召命首疏先生薦引賊浹罰不當止此兩司請削爵黜外上故留中不決丙辰始構小墅於忘憂里移居命堂名曰東岡精

舍有詩曰少年為客落塵烟弄盡人間萬劫緣頭白
歸來江上卧一天風月浩無邊先生已自數年來筋
力頓衰鬚髮盡皓精神雖不爽氣漸萎薊丁巳八月
卒中風邪口喎語澁家人驚惶泣涕先生戲書絕句
曰信命平生不解愁是身於世一虛舟思量六十年
前事欲說應須失笑休倚枕笑語殊無怛化之色久
而猶未瘳冬十一月廢 后之論已决 疏章沓上國
內洶洶先生慷慨發憤寢食俱損忽大雷震先生痛
曰天其戒告之矣食頃樞府即來收先生之議先生
命侍者扶起奮筆書議曰臣以八月初九日重得中

風身雖不死精力已脫瞻天望雲分死自訣今垂半
歲尚在床褥凡干公事勢難仰對此則國家大事餘
命未絕何敢以病為辭默然而已乎不審誰為 殿
下畫此計者君父之前非堯舜不陳古之明訓虞舜
不幸頑父嚚母常欲殺舜浚井塗廩危逆極矣號泣
怨慕而不見有不是處誠以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
孝故春秋之義子無讐母之義况為伋也妻者是為
白也母誠孝之重夫焉有間也今方以孝治國家一
邦之內將有漸化之望此言奚為至於 難續之下
哉為今之道體舜之德克諧以孝烝烝以乂回怒為

慈愚臣之望也議至百僚悚然或有執之潛泣者下
吏書先生議者至手戰不能下筆議下三省遂劾先
生以失志怨上之人敢堅赤幟尤忌議中伋妻白母
之喻請絕邊圍籬安置假托儒名者十數輩競欲乘
時自功相繼上疏請加以極刑甚至館學疏焉先生
不驚不喜安然無動容比之未獻議前心氣尤覺和
平笑謂客曰吾今此舉無乃血氣之勇耶客曰二百
年綱常賴此扶持何謂血氣先生曰若然吾死何憾
三司論之十餘日 上只命遠竄同知義禁李慶涵
以龍岡縣為配則兩司劾慶涵黨邪循私削其職又

以興海郡為配則政院格不納乃配昌城府先生當
自都下押往配所遂發東岡歇志憂嶺有詩曰瘴風
難透鐵心肝不怕西關萬疊山歇馬震巖千丈嶺夕
陽回望 穆陵寒留宿青坡村兩司以西關近上國
不宜配辜人請移于北配慶源府 上命配南道則
知義禁尹銑又以三水郡為配 特許移配北青府
自先生獻議之後大夫士無論平素識與不識無不
造謁訣別諸曹故吏廝輿下賤駢闐門巷求一識面
先生率引接款語或以彼域潛伺動靜客繁恐貽累
先生曰禍福天也且人以誠來我何忍拒之戊午正

白雲集附卷之二
月始發先生自念高年痼疾冒寒此謫理無得全命
家人盡賫衣衾以備途中棺斂曰戒以大臣事國無
狀獲此 恩謹我卽死勿以朝衣為斂宜用常日所
服深衣大帶路過山壇李五峯諸人來送道左先生
以詩留別曰雲日蕭蕭晝晦微北風吹裂遠征衣遠
東城郭應依舊祇恐令威去不歸發金城縣別諸姪
詩曰達士遺天地如何意慘然非無一掬淚耻灑別
離筵所經一路人庶暨村閭婦孺亦盡瞻拜冠儒冠
者必翼如進話如宿昔之舊十餘日始達配所三月
又感風寒前證復劇五月夜夢 宣廟臨軒西厓漢

陰金左相命元等數三大臣皆入侍漢陰啓言非李
某不能決此議趣 命宣召先生先生方趨詣而覺
嘆曰吾其不久斯世矣端午有思先墓詩曰忠孝傳
家及此身爺孃相戒汝為人龍荒此日天連海每聽
林鳥哭令辰此其絕筆也初十日府人遞到廣寧軍
門汪可受檄我國文先生覽之泣曰自此國其不復
競矣為之傷惋幾氣塞十一日夕因接客忽仆地瞑
目昏昏如沈醉狀十三日曉乃卒享年六十三隣邑
之人承訃會哭者不計其數環北青一境舉聲哀號
如哭天倫聲徹數里自初終會守門外殯而後散者

白沙集附卷之二
六十一
凡十人一道守宰僉使萬戶權管皆出米布以賻咸
興人前正郎韓仁祿等定平士人張應時等永興士
人朱士龍等安邊士人張應井等皆操文以祭尚州
士人鄭松等千里倅人來致賻儀皆先生所未嘗識
者也又有人漬綿炙鷄以三絕及祭文來哭墓下亦
不留謁而去竟不知為何許人其他奇曲禍裨門生
故吏奔走匍匐者指不勝屈諸孫奉輜車以七月十
二日歸于抱川先塋卜得八月初四日永窆于叅贊
公墓左乙坐辛向之原遵治命也竊念先生忠貫日
月孝通神明正大直方公明特達風神疑遠論議峻

發望之儼然如泰山北斗卽之灑然如光風霽月寬
嚴相濟文質兼備信以接物簡以自奉自以少失怙
恃為終天之痛每遇考妣諱日哀慕號慟如在初喪
三代之祭亦皆自行品羞必豐器皿必潔而其事兄
姊誠敬備至遇諸猶子無異己出至於遠近戚懿不
問賢愚專務敦睦居家有法內外斬斬常處外廳跡
不入內堂婢僕不得混處子姪不敢窺闔閨閣之內
肅如朝廷其在湖堂國家昇平日久餽廩極豐登是
選者率多流連衍會有僚員欲矯弊取紙著為令僉
署掛壁深以妄費為非自今斷勿許私設先生大書

其下曰禦寒避暑賞花翫月外如令先生素有天戒
性不食酒而其氣槩豪爽乃如此嘗有所眄官妓情
好頗洽一日與叔兄及隣友會坐忽曰我自今日當
絕某娥我心深念娥欲罷不能不絕之必灾于身有
頃娥至先生逆謂之曰世人以愛弛而絕妓我則為
愛隆而絕汝自此勿復來左右皆以為戲先生遽占
香奩長律以示之意妓始泣涕求死夜必來泣於門
者數月竟守身以死逮搶攘之後先生以為此誠何
等時為人臣子敢近聲色或遇諸稠中必謝去之乃
已癸巳分朝先生久留洪州同行韓判書準於先生

為姻兄密諷主倅送一妓以試之先生切責而絕之
丙申以接伴使經年滯宜寧求補綻於本道兵使兵
使卽選送妙妓故遲鍼線以冀一眄先生已知之晝
則與之款語夜輒截然不相近者十餘日其還也贈
之詩曰將軍熟讀圯橋書料得客情如料敵故教纖
手懶縫衣欲試先生腸似石其嚴毅不可犯又如
是字量宏恢喜戚不形臨利害遇事變雖蒼黃急遽
之中死生榮辱決於呼吸而舉止容色未或少異隨
機措處沛然綽裕嘗有天兵因事督責拔白刃投先
生座上刃入於壁去先生冠纚尺餘左右咸惕悚先

白以集附卷之二
生則和顏徐譬卒得遣解嗚呼以先生之德之才受
知遭遇冠絕今古先生感激恩遇誓以死報前後當
官必晝夜惟度分目粘壁未嘗一毫為玩愒計辛丑
在相位手書十條方欲次第建白而先生旋又罷相
戊申以還任兼將相西北邊圉海西布置無不熟慮
預講務為遠大如請遣御史吳元兼盡罷北關奴婢
之制悉充軍額請以柳玗為平安黃海節度使別築
昌城朔州安州黃州等城且北青瑞興平山等城池
白翎設鎮皆先生所規畫而小人之不樂先生者忌
上眷之隆渥憚先生之莊重相與出力傾陷者前

後相望以故居位若久而引疾恒多遂使先生抱負
之蘊者百未展其一二周才至化蓄而不施足使志
士隕淚千古淺俗之見或以與世浮沈致疑於先生
嗚呼斯豈知先生者哉先生嘗曰是非之別在吾心
論議之定在百世何可叟叟而家道戶說之也當其
可語而又回互者不可之甚也吾厭多言惟待其時
耳又曰吾少而多病仍學攝生之道故其與人誠款
不足無為人急急底氣色此吾之病痛也又曰吾於
技藝俱所不屑而少日偶畫花草牛馬把筆輒有神
境就而貌人亦頗惟肖往質金提則提亦稱賞仍思

縱工此藝不過如提而止遂輟之不復作嘗著涵養
銘曰沐蘭浴芳蛻濁浣腸體既盛潔保我馨香儼若
有思赫若有臨毋令火藝勿使淵沈浸以江河沃以
膏澤融乎陽舒渙乎冰釋瞪久散勞別見光華昏而
不返橫鶩南柯冲然夜氣猶雨潤芽譬彼澄淵無風
不波有箇查滓亦渾化了靜而虛之物來取照乾舉
坤清卿雲朗月洪鍾待叩容眷六律緬彼伊洛榛塞
流絕無人啓排洩之以筆又著耻辱書床兩箴其耻
辱箴曰士之所欲遠者耻辱真知耻辱者鮮矣居下
流為大辱不若人為深耻置身高遠者耻辱無自而

至行遠升高必自卑近則蓋先慥慥於幽隱懷安則
易以頽墮因俗則流於鄙吝存心養性則德日尊人
十已百則學日進惟困知而勉行或庶幾於斯訓其
書床箴曰進取之難退箴之易白首無歸黃卷有味
俛焉孜孜人棄我取往者難追來或可冀庶幾夙夜
以免大耻悠爾而安別有天地又賦二律曰理本為
身不昧靈豈須探索向冥冥此心妙運人兼道前聖
微言一與精剥去故如塵翳鏡歸來真是耳司聽聞
尋蠹簡成悵憤獨對新晴倚小亭又曰萬類汙汙戒
最靈靈源胡乃久昏冥休嗟白髮如絲白要在精思

似鍊精寒水月明惟獨玩瑤琴絃絕與誰聽安車整
轡多蹊逕此路無由問考亭及癸丑去國尤自砥礪
慥慥屋漏銘曰常觀恒人少雖守正老鮮不悖謬乃
著養夜誠朝警夕三箴下有小序曰養以夜氣待朝
警誠終日接物至夕昏氣易乘又復作意自警人之
為人幾矣擯逐以後間居無事以是自飭尋理舊業
茫然已失時復思繹衰懶已甚懼其因老而遂廢也
書三箴于壁庶朝夕觀省而自警也其養夜箴曰昆
侖磅礴乃幽之理黃純于潛宜礪礪爾前念已息後
念未暢忘則廢墜助乃震盪涵而澄之妙契昭融日

出事生滿座光風其誠朝箴曰早鴉飛鳴紙窓生明
羣動已囂各役於情人所孜孜舜跖相形義利吉凶
隨動以生審察危微泣事以誠夕以告天庶無逕庭
其警夕箴曰夕日入牖流光易沈年數不足怵然驚
心開卷對越赫若有臨敢娛以嬉虛此分陰披榛覓
路日暮難尋膏車秣馬疾驅駸駸於甲寅除夕賦短
律有序曰自念氣稟虛薄少多疾病家貧祿仕志在
米盞虛名欺世致位卿相攝養得效歷險至今六十
之年倏焉已至皆始願所未及凡物致極則危危而
善持者鮮矣故建屋不成三瓦忌盈也龜藏鷄伏以

不動免凶咎今既戡矣庶幾免夫古有所死得死者
吾取以為法詩曰為生迄可已六十亦云多寥落新
居冷蒼茫暮景餘全歸知幸免物極復何加時至聊
乘化輿徒浩浩歌卽此亦可窺先生之所養也平生
雅賞每在林泉丘壑之間居恒自期必以五十之年
謝事退休山野之具略有所儲 宣廟之末累年違
豫不敢言退今 上訪落無歲不求去劄辭至有牛
維馬繫之語而猶不得 允及李參判時發抵鄭同
樞經世書曰兩相在位虛拘而已有何攸為者發於
壬子之獄以此下理獲重譴而續有癸丑之禍矣為

文章雄邁竒俊自闢堂奧操筆立就渙若不思嘗侍
宣廟接陳提督璘陳出一律且以扇要 上酬和
上教曰提督使予次韵予不可為領相能文章筆
札又好親製書入當以此意揭帖以送先生卽於幄
前立草以進辭意兼到見者艷服其天才敏給多此
類簡牘之辭尤明簡切至筆法亦俊逸不俗所著有
文集十二卷詩集朝天唱酬詩一卷奏議二卷啓辭
二卷摘古禮要語曰四禮訓蒙者亦一卷合編左傳
國語曰魯史零言者十五卷先生之配曰貞敬夫人
安東權氏子男二人長星男蔭補楊口縣監次曰井

男中壬子司馬蔭補司憲府監察女一人適士人尹
仁沃側室亦生二男二女曰奎男中癸丑司馬曰箕
男一女適學官權試一女尚幼星男初娶判書權徵
女生一女一男女適進士崔煜男曰時中繼娶判官
金季男女生四女一男男曰時挺女皆幼并男娶叅
議尹顛女生一男一女男曰時術女幼奎男娶權大
純女生一男一女男曰時行箕男娶主簿朴信男女
生一女並幼嗚呼先生登第二十九年躋相位二十
一年勲在 社稷澤洽民庶柱石 兩朝著龜一時
人無遠邇一見便自誠服華人見譯人必問戊戌奉

使李相國安在斯人清似玉明似鏡及先生配北青
嘗為臺諫劾先生者曹挺立適授通判造拜先生則
亦能薰德革誤承誨墻屏不啻如門弟訃聞之日
天意驚悼命復官爵舉中外聞者莫不下淚甚至道
路行旅間巷小民悉皆咨嗟痛惜咸鏡一道士人相
與鳩材就於北青為建專祠而羣小之擠先生者尤
怒衆情之如此三司交章請收 成命則曰北青人
為李甚至買宅供饋人情可知國運不幸天乃殛之
云云嗚呼此與近世靜庵之被禍同符而一轍抑此
於先生何損百世公道一明則以先生正大之道經

綸之業必有謚若狀若誌若碑雖太史之傳在秘府
萬口之碑在人心其詳必有家狀茲敢不揆孤陋摺
撫萬一以備立言君子之採若其臨財之節水槃之
操不足為先生重輕今不復論撰甥孫錦陽尉朴瀾
謹狀

白沙先生集附錄卷之二

